

## 星雲大師《無聲息的歌唱》的創作趨力與革新思想

黃素娟

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

### 摘要

《無聲息的歌唱》是星雲大師第一本著作，介紹佛教的二十種文物，在雜誌上刊登時稱作「物語」，結集成書後名為《無聲息的歌唱》。星雲大師 1949 年隨著僧侶救護隊來臺，最初落腳於苗栗山區看守山林，夜晚則在窄迫的草棚內寫作。相較於佛光山目前海內外道場三百餘處，所興辦學校自幼稚教育至大學十數所，及其他無數弘法事業的宏大規模，星雲大師最初伏身草棚的身影是蘊含何等的力量？本文欲從星雲大師此最初的創作，來討探其創作背景意涵及所批判的重點，與對佛教的期望，一則期能對星雲大師初抵臺灣時的境遇有更深層的了解，再則嘗試以更廣的視角，來解讀此書的思想內蘊，最後則略探《無聲息的歌唱》所提出的佛教革新方向如何在佛光山逐步實踐。

關鍵詞：星雲大師、無聲息的歌唱、法物、革新、人間佛教



## 一、前言

《無聲息的歌唱》<sup>1</sup>是星雲大師（以下簡稱大師）第一本著作，在雜誌上刊登時稱作「物語」。「物語」取「物之語」的意思，是以「物」為第一人稱的散文，介紹佛教常見法物，共二十篇，起自〈大鐘〉、〈木魚〉，終於〈經櫛〉、〈寶塔〉，結集成書後名為《無聲息的歌唱》。他在書〈序〉中交代寫作「物語」的心願：「只想把什麼是佛教，什麼不是佛教分辨清楚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9）書名為「無聲息的歌唱」，當然明指物之為物的無言特性，但法物或許靜默無言，卻各有其典故與意涵，而他在寫作時又寄寓著改革佛教的期望，這些觀念亦成為大師日後開創佛光山、提倡人間佛教的發軔。可以說，此無聲之聲甚大。

目前研究此書的相關論文有吳光正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—新僧星雲的宗教革新與文體革新〉<sup>2</sup>，此文從「鶯啼海東」、「宗教革新」、「文體革新」三部分，分析「新僧星雲的文體革新和宗教革新」，頗有見地。闕正宗〈無聲唱出百年病—民國佛教與青年星雲（1939-1949）的「人間僧伽教育」觀〉<sup>3</sup>，歸納此書重點：一是當時佛教的弊病，二是蘊含佛教改革的理念，三是成為推動人間佛教的先驅思想以及「人間僧伽教育觀」。另有李仲謹碩士論文：《批判與繼承：星雲法師《無聲息的歌唱》之創作義蘊及人間佛教理念》<sup>4</sup>，探討此書批判思想與人間佛教理念的繼承，亦稍涉其文學體裁與修辭表現。

本文欲探討大師創作「物語」的背景意涵及書中所批判的重點，以試圖對大師初抵臺灣時的境遇有更深層的了解，嘗試以更廣的視角與更深度的歷史視野，來解讀「物語」的思想內蘊；最後則略探《無聲息的歌唱》所提出的佛教革新方向，如何在佛光山逐步實踐。為表述上的統一，下文儘量稱《無聲息的歌唱》，而不以「物語」名之。

## 二、《無聲息的歌唱》的創作趨力

文學社會學研究學者何金蘭認為文學具有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，一方面文學

<sup>1</sup> 星雲大師：《無聲息的歌唱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7年，初版。（以下援引此書時直接在文後括弧註明頁碼，不另作註。）

<sup>2</sup> 吳光正：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—新僧星雲的宗教革新與文體革新〉，《201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》上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3年，頁 322-341。後收錄於吳光正《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頁 117-136。下文所援引吳文，以《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》為依據。

<sup>3</sup> 闕正宗：〈無聲唱出百年病—民國佛教與青年星雲（1939-1949）的「人間僧伽教育」觀〉，原於 2015 年發表，收錄於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》論文集，高雄，2013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，頁 342-364。大部分內容後收錄於《宜蘭弘法十年記—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》第二章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8 年 9 月，頁 47-66。

<sup>4</sup> 李仲謹〈批判與繼承：星雲法師《無聲息的歌唱》之創作義蘊及人間佛教理念〉，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6 年。



總會被社會現象所影響，另一方面文學亦會影響社會現象，企圖對社會有所改變，她說：

在所有的文學現象中，社會都佔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地位。文學產生之先，社會早已存在，作家無可避免地要生活在社會裡，為社會所制約、限制、影響，作家總是努力反映它、解釋它、表達它，甚至於設法改變它；社會也存在於文學之中，我們可以在文學作品中看到它的存在、它的蹤跡、它的描繪。<sup>5</sup>

文學離不開社會，文學常是有意識的反映社會現象，在反映的同時，亦存在著進一步能改變社會的想法。《無聲息的歌唱》一書明顯地充滿反映社會現象的意識，尤其是針對佛教界的種種錯謬現象勇發改革建言，一如書序說：「我寫『物語』的本懷，就是希望我們佛教徒革除這些陋習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30）因此，此書所蘊含的反映社會現象之意識，就特別引人好奇，以下先淺探其創作趨力。

#### （一）呼應民初佛教的改革議題

民初的佛教運動，概略說來，在規制上出現各類佛學會、佛學院及全國性佛教組織，以及居士地位的提升，<sup>6</sup>僧團內部則有法義之辯、廟產興學運動及僧裝改革等議題。在國家動盪，中西文化雜陳衝突之際，佛教也要適時因應時代的需求而有所調整，才不會與時代太疏離。當時居改革領導地位的太虛大師提出「教理」、「教制」和「教產」三大革命口號，主張佛教革新，建立新的僧伽制度，並自民國七年，與圓白法師、大慈法師等人一同創辦覺社，試圖著手有計劃、有組織、有紀律的進行「佛法救世運動」。但佛教之所以經懺化、迷信化、山林化並非一朝一夕，是打從宋末即開始慢慢導向此種風氣，因襲既久，這些革新的議題不免引發了相當大的論諍。<sup>7</sup>

太虛大師視為理想的佛法救世運動終究無法成功，他在〈告徒眾書〉歸納了運動失敗的兩個主要原因：一是接受新觀念的在家信徒，為了與「舊僧」有區隔，一些退回到齋公齋婆式的信佛方式，以放生、念佛為主要修行，這種情形尤以江浙地區最普遍；另一種在家眾則輕視「舊僧」，認為他們無能、不值得尊敬，所以想奪取住持之位而代之，以修學法相宗與真言宗的信眾最常有此舉動。其次是出家眾方面，一類受了佛學院教育的「新僧」，只知在形式上取代舊僧的寺職、院主之職，實質上卻唯知閒居無事、念佛過日子；一類則只注重辦學、宣傳、服務，

<sup>5</sup> 何金蘭：《文學社會學》，（臺北，桂冠圖書，1989年），頁2。

<sup>6</sup> 鍾瓊寧：〈民初上海居士佛教的發展〉，《圓光佛學學報》第三期，頁155-190。

<http://buddhism.lib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0/bj89730.htm>。2019年5月9日查詢。

<sup>7</sup> 印順法師編：《太虛大師年譜·編者附言》：「大師主教理、教制、教產之革新，化私為公，去舊生新，宜其為傳統之住持階級所誹毀。」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，新竹，正聞出版社，2001年，頁2。



急於以「基督教青年會」的方式來改變寺院，有些人因無法達到目的，就認為出家沒有前景，紛紛返俗。

「佛法救世運動」雖失敗，但太虛大師仍對佛教的革新乃寄以厚望，在〈告徒眾書〉中說：「出家在家新佛徒，從事佛教住持僧與佛教正信會之分內所宜以篤行者，猶大有其人在。」<sup>8</sup>他認為還是有許多有新觀念的、正信的、可以住持佛教的出家人或在家信徒，他依然期望有智識的佛教徒，都能為佛教改革盡一分心力。雖然在大陸的佛教改革運動，隨著太虛大師在 1947 年圓寂，以及國共內戰、國民政府撤退臺灣等因素而沉寂下來，但新運動既有個開頭，新觀念已在有志者的心中埋下種子，因此改革的行動仍以各種方式蔓延。

大師就讀焦山佛學院時，很希望能追隨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運動，在《百年佛緣 7·僧信篇》他描述了當時的情形：

在焦山佛學院讀書的一百多名學生聞訊後，(指太虛大師要訓練一班會務人員)個個躍躍欲試，大家都想追隨太虛大師，希望將來能進入中國佛教會，從事佛教革新的工作。…我也能以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僧，參與其中的培訓，感覺到佛教的前途未來，必能有很大的作為與希望。<sup>9</sup>

這些學僧這樣熱切的希望，隨著太虛大師的圓寂而落空了。但是革新佛教的想法，大師仍然放在心上，他選擇透過文章來呼籲與推動。他 1950 年代前後在《覺群》、《覺生》、《人生》乃至《覺世》等期刊上發表的文章，經常針對佛教革新的問題討論，例如〈中國佛教與佛教青年〉：「現在的佛教的制度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。」<sup>10</sup>〈復興佛教與批評〉：「佛教裡多歡迎人批評的人，多有虛心接受批評的人，佛教才容易復興。」<sup>11</sup>〈佛教青年臨到時代的考驗〉：「要讓青年來做佛教建設的工作。」<sup>12</sup>〈弘法、護法、求法〉：「現在佛教正蒙革新期中……在家信眾要多多護持新法才對。」<sup>13</sup>從這些議論文章中，可看出對於太虛大師的改革呼籲，大師是非常贊同且願意追隨的，他在〈中國佛教與佛教青年〉一文中提醒說：「太虛大師在二十多歲時，就發願改革中國佛教了。今日的佛教青年應該承當起一切艱苦的責任來。」<sup>14</sup>在這些議論文中，可以看出他充滿對佛教革新的熱情，充分呼應太虛大師的改革主張，也非常期待佛教青年能夠勇敢承擔起責任，讓佛教能有嶄新的開始。

<sup>8</sup> 太虛大師：〈告徒眾書〉。http://read.goodweb.net.cn/news/news\_view.asp?newsid=62497。2019 年 5 月 9 日查詢。

<sup>9</sup> 星雲大師：《百年佛緣 7·僧信篇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 2017 年，頁 150。

<sup>10</sup> 星雲大師：《星雲智慧 2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 2017 年，頁 19。

<sup>11</sup> 同上註，頁 27。

<sup>12</sup> 同上註，頁 32。

<sup>13</sup> 同上註，頁 90。

<sup>14</sup> 同上註，頁 22。



他以散文方式表現的「物語」系列文章也不例外，內容也多反應佛教改革的議題，如〈籤筒〉：「我見著很多知識僧青年，他們現在看出了我的怪現象，為了復興正信理解的佛教，所以不惜一切的要來打倒我、毀滅我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82）〈香爐〉：「冬烘長老，頑固僧閥，認清時代，多作佛事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98）〈香板〉：「應該打那些操縱佛教會，把持寺廟，掛空招牌，負空名義的諸山長老和居士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32）新僧、知識僧青年、冬烘長老、操縱佛教會等等，都是與民初佛教主張改革的議題相呼應，只是轉個方向藉著法物、法器的角度說出，讓閱讀者生出更深的同理心，而不會有受到教誡、訓斥的感受。

可說《無聲息的歌唱》是以另一種風格，透過文藝反映現實的寫法，將佛教中長期被誤解的是與非、善與惡分辨清楚，一則附議與延續佛教的革新運動，再則亦期藉法物的介紹，而達到佛法弘傳的教化效果。

## （二）批判光復初期臺灣佛教現象

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除了對佛教革新議題有所呼應外，對當時臺灣佛教也有直接的批判。闕正宗在《宜蘭弘法十年記—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》說：「物語」揭櫫的佛教現象，當是其在大陸時期的見聞。<sup>15</sup>此話有其道理，但當時臺灣佛教也充斥「物語」描述的這些現象，因此說大師是就當時臺灣佛教現實狀況所作的批判應也合理。

根據尹章義的研究，臺灣佛教在鄭領時期已相當普及，且也影響民眾的生活；清中葉以後，佛教、道教成為與常民崇拜的對象結合，如玄天上帝廟祀觀音菩薩，馬祖廟祀觀音佛祖，佛寺兼祀列位神尊；在僧侶方面，有超凡脫俗的，也有和大眾生活結合的僧侶，而後者往往也有娶妻的現象。<sup>16</sup>臺灣佛教在清代即與民間宗教雜揉，僧人對於戒律的持守並沒有一定的規範；之後臺灣又經歷日本五十年的殖民，深受日本佛教的實質影響，感染日本佛教僧人可以有家室、繼承產業的習俗。大師記述他初到臺灣，第一個看到的僧侶就是日本式的出家人。

記得在我最初踏上臺灣這塊土地時，第一個見到的是一位很有全臺佛教會領導人架式的宗心法師，他出生於一九二三年，日本大學畢業，是臺中寶覺寺住持，實際上是個有家庭妻室的日本式出家人，俗名叫林錦東。<sup>17</sup>

大師很讚歎林錦東，說他是難得的優秀人才，對來臺的出家人非常熱心協助。但他對僧俗不分的狀況依然不以為然，如：

<sup>15</sup> 闕正宗：《宜蘭弘法十年記—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8年，頁47。

<sup>16</sup> 江燦騰、龔鵬程主編：《台灣佛教的歷史與文化》，臺北，財團法人靈鷲山文教基金會，1994年，頁16-42。

<sup>17</sup> 星雲大師：《百年佛緣 7·僧信篇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 2017年，頁89。



西裝僧侶，帶髮尼眾，永作僧寶，免做獅蟲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98）

沒有戒牒、沒有僧相的人，也參雜在僧團之中，私收弟子，自稱法師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148）

在今日……只要把頭髮剃去變成光頭，他的身上就可以披了我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18）

僧侶就該具有僧相，最起碼該是「圓顛方服」，剃髮及穿著僧服。另外，戒牒是出家人在正式受過戒之後才有的身分證明，沒有戒牒就不具僧人身分。當時不乏穿著西裝、頂著頭髮而自稱出家人的現象，也有在家人自稱法師、收弟子。書中數度駁斥這些「僧俗不分」的佛門亂象。

另外，臺灣佛教由於道教、民間宗教、齋教駁雜難辨，因此佛法義理及儀軌也混淆不清，不僅是信徒無法分辨，部份出家眾也一知半解，而且許多寺院面目不清，說是佛教的寺院，卻沒有能解經說法的法師，寺院也置放齋教典籍；一般的道觀齋堂，殿堂上卻供奉著佛菩薩像，早晚課誦時誦持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、《阿彌陀經》等經典。大師曾描述：

由於臺灣人民神化思想濃厚，以致許多佛教寺廟受了神化影響，神佛不分，信佛的人也信仰神教。…佛教徒為人拜斗消災增壽，視為臺灣佛教普遍的現象。於是臺灣從民間到社會，乃至到佛教寺廟都充滿了神化的色彩。<sup>18</sup>

信佛是正信佛法的真理，因正信佛法而學佛。充滿神化色彩的信仰者，只能是神教徒，非是佛教徒。因此大磬自責地說：「拋頭露面的在外獻醜，和一些外道經文結了伴侶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71）經櫛大聲抗議：「（把）偽造典籍塞進我這裡來，弄得一般眾生，真假難分，受害實非淺鮮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68）如果神佛不分，即使建築物稱庵稱寺，住持者現出家相，如果無法分辨佛法與非佛法，如何能進一步談學佛、修行？這是基本的法義、信仰與思想，豈能不辯！

### （三）對自身前途未卜的寄寓

1949 年，大師隨著僧侶救護隊來臺，在混亂且敏感的年代，首先就遭遇生活的難題。他在此書〈序〉中描述當時窘態：「在這種流浪逃亡的日子中，我不得不向生活低頭，為了一宿三餐，開始廉價的出售青春與勞力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6）一個有志的青年僧，為了食住屈居山林，心中的憂悶可想而知，因此此書內容亦時有寄寓青年僧對前途未卜的慨嘆，如〈大鐘〉篇：「我不覺對自己的身世，

<sup>18</sup> 星雲大師：〈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〉，《雲水樓拾語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 2017 年，頁 250。原刊登於《人生》，1954 年 12 月。



也生起了無限的感慨！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36）〈木魚〉篇：「我開始對我的身世有些茫然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57）對於佛教有許多看法、有許多抱負與期待的青年僧，奈何卻因時勢而淪為看守山林，前途茫茫，進退兩難，心中豈能不起無限的感慨？

當時國家情勢詭譎，1949 年曾有過「僧難事件」，包括慈航法師、道源法師、星雲法師等二十多人，被以「無業遊民」的理由關押了二十多天。<sup>19</sup>雖然後來陸續被保釋，但在動盪不安的局勢中，恐怕「對身世有些茫然」也是當時心情的真實寫照。

綜上所述，我們可以得知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除介紹法物，亦呼應佛教的改革、針砭光復初期臺灣佛教現象，及作者心境之感懷。「物語」發表後雖然有些批評，但亦有不少人看了「物語」而認識很多是與非，進而認識、同情與信仰佛教。能夠被認同、被理解，讓他更為堅定地抒發看法，奮筆直書。

### 三、《無聲息的歌唱》對現實的批判

大師在《無聲息的歌唱》中，明確地表達對文學的看法：「文藝的意義是反映現實，對善的加以歌頌、播揚；對惡的施以指摘、咒詛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8）在書中我們看得到歌頌、讚揚美善的一面，也看到他指謫錯誤的觀念與行為，尤其是針對齋教、佛教不分的現象和僧人流俗化的問題，批判更為直白，另外也對一般大眾對佛教的誤解提出糾正。當時的佛教，無論是他在大陸時期或是來臺所見，常見的弊病不外乎這三種情形，因此文中屢屢抒發他對這種現象的看法。

#### （一）呼籲佛教速從神化走向佛化

臺灣佛教長久以來，有很大部分是混同民間宗教信仰的，直到光復後此狀況依然持續。據專研臺灣民間宗教的學者鄭志明的說法，當時被稱為「持齋宗」的齋教龍華派（老官齋教），就自命為在家佛教。雖然當時的齋教多以拜佛為主，但其實是雜揉儒釋道三教的教義而自成一家，鄭志明以研究宗教的立場，認為齋教絕不是佛教。<sup>20</sup>而學者江燦騰則認為「齋教三派」是在家佛教，且是構成臺灣佛教的勢力之一。<sup>21</sup>

<sup>19</sup> 辛世俊：《台灣當代佛教與政治》，頁 102-113。另據星雲大師《貧僧有話要說·貧僧受難記》記載：「到了五月的時候（1949），台灣的行政長官陳辭修下令逮捕大陸來台的一百多位僧侶，包括慈航法師、中年出家的黃臚初將軍（律航法師），當然我也在其中。…關在桃園一個倉庫裡二十三天。」《貧僧有話要說》，頁 160。兩者對被關的僧侶人數有出入，但此事件則真實不虛。

<sup>20</sup> 鄭志明：《台灣民間宗教結社》，嘉義，南華管理學院，1998 年，頁 25-29。

<sup>21</sup> 江燦騰：「在日治時期，臺灣在家佛教的齋教三派和出家佛教兩者，是長期互補地相提攜和共發展的。」《認識臺灣本土佛教 解嚴以來的轉型與多元新貌》，台北，臺灣商務，2012 年，頁 20。



雖然齋教也努力將自己與佛教連上線，例如，先天道將譜系附會於禪宗，以南嶽懷讓禪師與馬祖道一禪師為七祖，<sup>22</sup>又取佛教的《彌勒下生經》的「龍華三會」之名為主要核心信仰，龍華教亦取佛教三乘等名相作為修行之階。儘管如此，就根本的法義而論，齋教仍然非佛教。然而對於當時普遍對佛法欠缺認識的社會，誰又能真正區別齋教不是正信的佛教？

齋教三派的信仰在臺灣歷史悠久，其對信徒的教善上肯定有正面的貢獻，但其實還是與佛教有別，例如對佛法理解及儀式上的悖離。當時一般人常將齋教扶乩、跳神、乘法船、燒金紙等也都誤以為是佛教儀式；燙了頭髮的齋姑、留著西裝頭髮的齋公，也能搭起大紅祖衣，帶起毘盧帽作佛事。魚目混珠。所以大師在〈香爐〉中藉著願文呼籲：「先天龍華，外道魔子，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98）此處明指先天教與龍華教非佛教。又在〈經櫥〉中說：

我櫥中的經典，有時遇到龍華、先天的子孫，他們冒充佛教徒硬把許多什麼五部六冊<sup>23</sup>的偽造典籍，塞進我這裡來。弄得一般眾生，真假難分，受害實非淺鮮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68）

不僅儀式上有混攪的現象，連齋教教主的著作也偽作佛典。義理思想的混亂要比儀式遭人誤解來得嚴重，儀式的影響較為表相的、浮淺的，義理思想則涉及對信仰的深入認識與修持的依據，影響既深且遠。這也是大師亟欲分辨的。另外說：

有些不懂正法的寺院都染上道士的風氣，在我上面寫著善男信女的名字，以出錢的多少而分有「正爐主」、「副爐主」、「正主壇」、「副主壇」等等數十種不同的名稱，若以純佛教的眼光來看我，豈不被人譏為迷信嗎？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159）

正、副爐主、頭家是民間信仰或道教的宮廟特有的職稱，佛教沒有這些頭銜。但某些染上道士風氣的寺院，也立頭家等職，且是以出錢多少而定名份，這樣的行徑在立志革新佛教的新僧眼中，豈能不檢討！另外在〈紙箔〉篇則針對「燒紙錢」提出看法：

你們把我燒給你們的祖先，燒給鬼用，不要牽連到佛教，那些法師是無權干涉民間風俗的。假若你們把我帶進寺院，燒給諸佛菩薩，那是你們大大錯誤了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169）

<sup>22</sup> 鄭志明：《台灣民間宗教結社》，嘉義，南華管理學院，1998年，頁 105。

<sup>23</sup> 五部六冊，指齋教創始人羅清所寫苦功悟道卷、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卷、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卷、嘆世無為卷、破邪顯證鑰匙卷等，因破邪顯證鑰匙卷分上下兩冊，故稱五部六冊。見鄭志明：《台灣民間宗教結社》，嘉義，南華管理學院，1998年，頁 28。



燒紙錢也是道教或民間信仰，然則某些人將佛菩薩當作神祇，到了佛寺也燒紙錢。佛教是講理性的教育，講智慧的教育，佛法的基本教義是緣起性空，在事相上講因緣果報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「燒紙錢」完全與佛法不相干，無怪乎說此舉是「大大的錯誤」。

長期以來，齋教、道教及民間信仰的思想、儀軌等混進佛教，大師在 1954 年所發表的〈六年來臺灣佛教的趨勢〉文中說：

臺灣人民神化思想濃厚，神佛不分，信佛的人也信仰神教。……於是臺灣從民間到社會，乃至到佛教寺廟都充滿了神化的色彩。<sup>24</sup>

這種在信仰上神佛不分的現象，大師稱之為「神化的佛教」。而混雜的結果是搞不清楚佛法與非佛法，不僅使佛教遭誤解，也讓有心者無從抉擇正信之門。大師著力辯解這些亂象，冀望臺灣的佛教信仰能儘速從「神化」回歸到「佛化」。

## （二）對當時僧人律儀及佛學的批判

縱觀《無聲息的歌唱》一書對於僧人的檢討，一是針對外在律儀，亦即從著衣、吃飯、走路等儀表著眼；一是針對出家人的佛法知識與理解提出看法。

### 1、對當時僧人律儀的檢討

光復初期的臺灣佛教尚存日本佛教餘風，而在日據時期由齋教徒轉成傳統的僧伽人數亦不少。日本佛教允許僧侶可以結婚生子、繼承寺院，乃至食肉。大師當時必定也看到不少維持這種狀態的出家人，所以他才會流下淚來祝願：「西裝僧侶，帶髮尼眾，永作僧寶，免做獅蟲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98）身為出家人卻破壞佛法，就像獅子身上蟲專吃獅子身上肉。

另外，當時因為大環境因素，長期戰亂下經濟疲敝，生活困苦，使得不少人基於謀生困難才避進佛寺的，對只求有容身之處者而言，佛教的律儀、義理都不是他們所重視的，即使現出家相，仍不知律儀何是？佛法為何物？這種現象也是此書所要提出檢討的。

大師認為好的威儀可以作為無言的教化，「身具德，心必敬」<sup>25</sup>。四威儀是指：行如風，走路時行止安詳、不疾不徐；立如松，要站得筆直；坐如鐘，坐姿要端

<sup>24</sup> 星雲大師：〈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〉，《雲水樓拾語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7年，頁249-273。原發表於《人生》，1954年12月。

<sup>25</sup> 星雲大師：《僧事百講2·出家戒法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7年，頁82。



正；臥如弓，則指要右脇而臥的睡覺規矩。大師認為四威儀是出家人最基本的行儀，因此他看到出家人不穿僧鞋，或著海青、袈裟不如法，頗不以為然，嘆道：

光頭僧服的師父，穿了我（僧鞋），本來是極其莊嚴的，但是在今天，很多的師父們的腳上都穿了木屐，尤在佛殿上繞佛，鐘鼓「叮叮噹噹」，腳下「的達的達」，實在令人生不起肅穆之感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45）

僧人的僧鞋除了實用外，還有表意作用，常見的僧鞋是用布條縫製而成，到處留有縫隙，隱喻著「看破」之意。僧人隨時低頭看到有縫隙的僧鞋，隨時提醒自己看破、放下，豈同俗人穿了木屐到處「的達」響可比？而對於不如法的穿海青與袈裟者，大師的評論就更不客氣了，如說：

一些比丘尼和齋姑們腳上著了木屐，身上穿了都是綢絹的海青，白的、黑的，穿來插去的，像個蝴蝶在飛舞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04）  
做經懺的師父們，紅綠的袈裟一搭，亡靈魂前一跪，對沒有呼吸氣的人講著鬼話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00）

海青亦稱「染污衣」，通常以粗布裁製，代表出家人能遠離對物質厭粗喜細的揀擇。袈裟又稱出世服、無垢衣，穿著袈裟代表出世，代表願修行以至無垢染；袈裟也稱壞色衣、雜染服，所謂壞色是指避免用青、黃、赤、黑、白等五種正色布料，即使是正色布料也要染成雜色，用意是使修行人不起執著之心。出家人穿著海青、袈裟，在修行上都有表意作用，如《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》記載：

上衣者，一身最勝之衣。言著最勝之衣，當發最勝之心，及發最勝之願，此心此願即勝善根也。蓋為一切眾生失此善根，沉溺生死，故發是願，令具善根，不使沉溺，而至彼岸究竟之地。<sup>26</sup>

海青是最勝之衣，穿著時要發行菩提道的最勝之願，因此有其殊勝之意；《十輪經》也說：「披著袈裟是一切諸佛解脫之相。」<sup>27</sup>可見海青、袈裟都代表殊勝的衣著，出家人穿著時要發最殊勝的解脫之願，發願精進修行，以達解脫的究竟彼岸，不再受輪迴生死之苦。對照之下，不論是穿著以綢、絹做成白的、黑的海青，或是「搭上紅綠的袈裟」趕經懺，一則不符戒律，再則也減低此兩者代表解脫服的本意。將出家人比喻像蝴蝶般飛舞，或比喻講著鬼話的人，可知大師對此有多麼不以為然！

## 2、對當時僧人缺乏智識的檢討

<sup>26</sup> 明·祿宏輯集：《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》（CBETA, X60, no. 1120, p. 383）。

<sup>27</sup> 失譯人名：《大方廣十輪經》（CBETA, T13, no. 410, p. 705）。



根據姚麗香的研究，日據時代臺灣的出家人為了生活而出家的佔了不少的比例，這些人只求維生，佛法不在他們關切的範圍：

在本島能讀誦禪門日誦、學習普通儀式者，就算是僧侶中之上乘，其餘大抵是所謂「無學無識」之徒，這些人之社會地位甚低，投身佛寺僅為維生，遑論作為宗教家的說法佈教。<sup>28</sup>

怎能期待不識字的人誦經閱藏、弘法布教？然而這種依附寺院生存的現象，並非臺灣特有，印順法師曾對近代佛門僧格不高的原因有簡要說明：

至近代之僧流猥雜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唐、宋禪興而義學衰，元代蕃僧至而僧格墮；明、清以來，政治壓迫，久已奄奄無生氣。<sup>29</sup>

義學指研究佛理之學。唐宋重禪學，是中國佛教禪宗最盛的時期，許多僧人重觀心、看話頭，視研讀經論等義學為「葛藤」，如此一來義學自然就衰；而蕃僧指喇嘛，當然不是所有的蕃僧都沒有僧格，只是有許人只學到喇嘛的外相，而沒有學到內涵，才會導至「蕃僧至而僧格墮」的現象。這些累積數百年來的沉疴，豈能一日盡去？雖然如此，大師深具改革精神，對於出家人不懂教義、不懂儀軌、不懂修行真義的情形仍藉機提出針砭。如〈大鐘〉中說：

寺廟中修行的師父們那一個不是我把他們從好夢中驚醒，喊他們趕快起來修持以便逃出生死的苦海？……住持和尚叫老頭陀撞擊著我，以表示讓我來用著音聲幫著他來歡送這個有錢的人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40）

「好夢」雖指常人睡覺時作的夢，另一層則是比喻眾生陷在生命輪轉六道的糊塗夢中，不知清醒、不求解脫。寺院的大鐘，從身負警醒世人的生死迷夢的重任，轉變成送往迎來的工具，這樣大的落差，看在青年僧的眼裡該有多不解。另外還有被當作「人天耳目」，職在引導誦經、念佛的木魚，被化緣的比丘當作乞化的工具；原本只有領導法會進行的「維那師」才能敲打的大磬，變成誰都能乒乒乓乓亂敲一通。這些殿堂上莊嚴的法器，每一個敲打規矩，都是代表著引導修行人在道業上的精進，而今竟出現這些怪現象，豈能不說清楚、講明白？

再如抽籤卜卦，世尊臨入涅槃，特別囑咐出家弟子要持淨戒，不可從事商業買賣，不可畜養奴婢，不可開土掘地等等，其中占相卜卦、算命都是列在不可為之事。如《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》說：

<sup>28</sup> 姚麗香：〈日據時期台灣佛教與齋教關係之探討〉，《台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1996年，頁72。<http://buddhism.lib.ntu.edu.tw/FULLTEXT/JR-AN/an246.htm#n5> 2018年10月25日查詢。

<sup>29</sup> 印順法師：《華雨香雲》，新竹，正聞出版社，2001年，頁188。



持淨戒者，不得販賣貿易、安置田宅、畜養人民奴婢畜生，一切種植及諸財寶，皆當遠離如避火坑。不得斬伐草木、墾土掘地，合和湯藥、占相吉凶、仰觀星宿推步盈虛、曆數算計，皆所不應。<sup>30</sup>

出家人不可以作從事商業行為，也不能置產置屋、蓄奴婢、養牲畜，不能積蓄財寶，要遠離積聚財產的行為活動，也不能無端開墾土地、從事醫療活動，不能為了生活而從事算命、卜卦等行業。佛在臨終時前一刻還慎重作最後叮嚀，表示是重要教誡，出家修行者理應奉為圭臬才是。不過，若為度眾而隨順習俗，佛寺擺上籤筒也不需太大的苛責。僧人應該明白這只是度眾方便，豈可也跟著問籤而不問心呢？看著這現象，令他不由嘆道：

興辦佛學院要來問我能不能，請法師講經要問我可以不可以。…我真替這些號稱學佛的人，不問蒼生而來問我，感到莫大的恥辱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79）

連興辦佛學院、請法師講經說法這樣弘揚正法的事都要卜卦問籤，莫非這些人也對佛法一知半解？至於寺院燒紙箔，理由與設籤筒類似，是因應度眾方便的一時施設。可笑的是，趕經懺為生的出家人演得更逼真：

「腳伏！腳伏！慢走一步，聽我僧人叮嚀囑咐，拿好扁擔，綑緊衣褲，路上要多行少息，若有警察憲兵盤問於你，你出示箱上三寶封條，不許亂開……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165）

竟因焚燒大量的紙錢而需動用冥間的腳伏，簡直鬼話連篇，讓他大嘆：「這些不學佛理的師父，同流合污，隨風隨俗，豈不是活見鬼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166）其實處於長期戰亂下經濟艱困的環境，加上人民智識普遍低落，出家人不得已藉經懺佛事營生，雖不可取但也值得同情。只是如上述所描寫的誇張行徑，也真讓人啼笑皆非。

### （三）糾正大眾對佛教的誤解

上文說過，長期以來民間信仰及齋教等混雜進佛教來，致使一般大眾無法分辨是非，更常見的是以非為是。書中就提出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，如〈佛珠〉：

走近山門時他忽然操手當胸，走起四方步子來，活像一個大花臉走出了戲臺，一搖二擺，…怎麼學佛要學得這種奇形怪狀來呢？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

<sup>30</sup> 姚秦·鳩摩羅什譯：《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》（CBETA,T12,no.0389,p.1110）。



頁 191)

不只是那時情形如此，直到如今，每每看到戲劇節目，只要是描寫到修行人，也常是操手當胸、走四方步的樣子，可見許多人還是誤解佛法的。學佛是學心地清明，於世間萬法不罣礙、不執著，哪裡學來這種怪樣子？

另外，在〈香板〉中檢討打香板可以消業障，開智慧的說法；〈文疏〉質疑往生時靠一紙「文疏」就可以往生極樂的說法等。香板有警策作用，提醒修行人莫懈怠；至於消業障、開智慧與開悟，都是自己的事，要消業障就要懂得「自作自受」的道理，知道從微言細行謹慎防範過失，從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六度修起，實踐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的道理，才能逐漸消業障，豈是靠別人打兩下香板業障就消？而開智慧、開悟也是別人替不得的事，如何能兩下香板就解決？而淨土修行的成就，就要具足深信淨土、切願往生、努力念佛的信願行才能成就，豈憑「文疏」作為入境證？一般人只因不認識真實佛法，才會被這些假話耍得團團轉。

正因有上述種種對佛教的誤解，對佛法的扭曲，所以提高佛教僧團的秩序、提昇僧人的水準、革除佛教的陋習，以及推動佛法的普遍化，就成了大師極力想做的事，因此，物語除了分辨是與非、對與錯，同時亦期待佛教能有所革新。

#### 四、《無聲息的歌唱》的革新思想

大師在《無聲息的歌唱》中除了反映當時的佛教弊病外，亦關注佛教如何能走出新的道路、利益眾生？闕正宗認為：「青年星雲在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透過『物語』傳達了他的『人間僧伽教育』觀。」<sup>31</sup>此處的「人間」，指的是大師所推動的人間佛教思想。《無聲息的歌唱》確實對佛教的前途多有著墨，見解也極為精闢，大師提出要重視教育，用心培養僧伽人才以及提升佛教文化，另亦傍及興建醫院和興辦學校等，如此佛教才能興盛。例如在〈緣簿〉篇中說：

空有寺院林立，不做其他教育、文化、慈善事業，好比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，要他有什麼用呢？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175）

我要為化緣辦醫院、學校、講堂、佛學院、佛教雜誌來服務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180）

大師認為寺院要具備教育的功能，要能弘揚文化、從事慈善的事業，才能真正對世人有所助益，真正使人從佛法中得到利益。而來自四方捐輸的淨財，要用於興辦醫院、學校，用於培養人才、從事文化工作才真正有意義。

<sup>31</sup> 闕正宗：《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8年，頁 47。



另在〈僧鞋〉篇，他亦感慨佛教之所以不興旺，是因為沒有教育，智識低落的因素。但是很少有佛教徒體認到這點：

一些佛教護法的信徒，都好像在大夢中過著生活，他們不懂得當前佛教教育的重要，都不肯慷慨解囊。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42）

明明佛教已衰微到正邪不分了，但佛教徒還是寧願捐錢修廟建寺建塔，也不願護持興辦教育，大師認為這種觀念非常沒有遠見，所以〈寶塔〉呼籲大家正視教育與文化：「辦佛教的教育、文化、慈善，讓佛教中興起來，勝造一千級浮屠。」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頁 283）如果僧人只為了資身而化緣，那是非常自私的作為，不但無益於眾生，也會毀掉佛教的前途，唯有重視佛教教育，培養弘揚佛法的人才，才能使佛教興盛，這要比建壯觀的寶塔來得重要且有意義。

大師認為入世的佛教能真正利益眾生，能給眾生現實的幫助，因此要有佛法的教育、文化，佛教才有內涵；藉由慈善的福利事業以及興學、辦醫院等利益世人。僧伽教育與文化，是關係到自身的能力與修養的提升；慈善與興學、建醫院等是側重佛教如何貼近人群、服務社會。要能做到內外兼修，佛教才能真正興盛。在這些願望中，他最迫切的還是想辦佛學教育。但是當時民生凋敝，謀食尚且不及，幾乎沒有寺院能夠承擔興辦佛學院的龐大經費，另外師資的敦聘也是大問題，因此，大師在 1953 年發表〈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〉，感慨他來臺灣四年中所看到的佛教教育，是從「烈烈轟轟」到「如泡如影」，<sup>32</sup>其實這也是因各種因素的限制，無可奈何。1958 年大師在〈健全佛教教育的根本條件〉中，又提出辦健全佛教教育所要具備的條件：要籌集足夠的經費、嚴定學校的等級、顧及學生的出路。<sup>33</sup>乃至他後來又提出「寺院學校化」<sup>34</sup>的觀點，來強調寺院必須具備教育的功能，才能真正貢獻社會，亦讓信徒增長修養，真正得到成長。可見長久以來，佛教教育一直是他關注的議題。

## 五、結語

大師在佛光山開山之際，訂定「以教育培養人才、以文化弘揚佛法、以慈善福利社會、以共修淨化人心」等四大宗旨，作為佛光山佛教事業發展的核心指標，我們從上述所梳理的資料得知，這四大宗旨在大師伏身草堆寫「物語」之際，已

<sup>32</sup> 星雲大師：〈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〉，《雲水樓拾語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 2017 年，頁 226-231。原刊登於《人生》，1953 年 1 月。

<sup>33</sup> 星雲大師：〈健全佛教教育的根本條件〉，《星雲智慧 2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 2017 年，頁 107-110。原刊登於《今日佛教》，1958 年 11 月。

<sup>34</sup> 星雲大師：「寺院學校化：現代大部分的寺院建築，都不只是建一個佛殿、供一尊佛像而已，已經開始注重講堂、教室、圖書館。寺院不但保有傳統的制度、內涵，也兼具有學校教育的功能。」《星雲法語 3—身心的安住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 2017 年，頁 27。



有明確的立意。大師將教育、文化與慈善事業等同修行，在人間行這些善就是修行，這是他對人間佛教思想理念的具體實踐。

大師在開創佛光山後的數十年間，親自以無比的毅力統合佛光山僧團的力量，逐步達成他在《無聲息歌唱》中所提出的佛教革新理想：重視教育、文化、慈善與醫院。從 1965 年首在高雄壽山寺創辦「壽山佛學院」起，教育事業就是佛光山僧團的重心；1967 年佛光山開山，首棟建築物即是叢林學院（佛學院），迄今弦歌不輟；另外還陸續興辦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及數所大學，實踐了對於培育人才的心願。慈善方面則設有慈悲基金會，醫院則有佛光診所及以巡迴義診的雲水醫院，文化事業則有出版社、人間衛視、報紙等等多元的發展。

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除內含豐富的佛教常識外，亦可藉以了解民國初期至光復後十餘年之間的臺灣佛教現象，還能一窺大師青年時期的理念，以及探究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起源與佛光山宗門思想的聯貫，值得欲研究大師的思想理論、文學成就及人間佛教思想者的關注。



## 六、參考文獻

### (一) 專書

- 印順法師：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，新竹，正聞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印順法師：《華雨香雲》，新竹，正聞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江燦騰、龔鵬程主編：《臺灣佛教的歷史與文化》，臺北，靈鷲山文教基金會，1994年。
- 江燦騰：《認識臺灣本土佛教 解嚴以來的轉型與多元新貌》，臺北，臺灣商務，2012年。
- 何金蘭：《文學社會學》，臺北，桂冠圖書，1989年。
- 辛世俊：《臺灣當代佛教與政治》，臺中，太平慈光寺，2006年。
- 星雲大師：《無聲息的歌唱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7年。
- 星雲大師：《人間佛教序文選》，臺北，香海文化，2008年。
- 星雲大師：《百年佛緣 1·生活篇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3年。
- 星雲大師：《百年佛緣 2·我的講演緣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3年。
- 星雲大師：《百年佛緣 7·僧信篇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3年。
- 星雲大師：《百年佛緣 12·行佛篇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3年。
- 星雲大師：《星雲百語·心甘情願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1995年。
- 星雲大師：《星雲智慧 2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7年。
- 星雲大師：《僧事百講 2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7年。
- 星雲大師：《雲水樓拾語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7年。
- 康樂·簡惠美：《信仰與社會—北臺灣的佛教團體》，臺北，稻鄉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鄭志明：《臺灣民間宗教結社》，嘉義，南華管理學院，1998年。
- 闕正宗：《宜蘭弘法十年記—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》，高雄，佛光文化，2018年。
- 姚秦·鳩摩什譯：《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第12冊。
- 明·祿宏輯集：《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》，《卍續藏》第60冊。
- 失譯人名：《大方廣十輪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第13冊。

### (二) 電子書

CBETA 電子佛典，2018版。

### (三) 網路資料

鍾瓊寧〈民初上海居士佛教的發展（1912—1937）〉：《圓光佛學學報》第三期（1999.02）<http://buddhism.lib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0/bj89730.htm>。

太虛大師〈告徒眾書〉：

[http://read.goodweb.net.cn/news/news\\_view.asp?newsid=62497](http://read.goodweb.net.cn/news/news_view.asp?newsid=62497)。

